

# 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又一章

兼評薛勵德和陳日君二文

張春申



一九九一年二月我曾經發表一篇文章《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鼎》六十一期）。該文出自我自己的大陸經驗以及神學反省，同時懷有牧靈與使命的心情，為橋樑教會工作者提供一個態度，旨在達到支援大陸天主教會。去年二月湯漢神父按例召開一年一度的為大陸天主教會工作者聚會，互相介紹自己的工作實況，但他預約我為此次聚會提供一篇論文作為大家討論。於是有了那篇《僵》文，即《中國天主教會：陷於教會體制的僵局——從基督學及聖三學尋求解決之道》（《鼎》六十九期），原文是用英語寫的，由林瑞琪譯出。當時引起在場二十多位出席者熱烈反應。整個說來反應是積極的，除了二、三位有些保留，尤其一位權威人士認為目前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教會的修和工作，神學並不重要。

那篇論文實在可說是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又一章，出自我更多的大陸

經驗。簡單地說，我愈來愈覺得大陸天主教會陷於僵局。由於中共的宗教政策，官方教會與非官方教會難於修和，這並不出於雙方的主觀因素，而更是对宗教政策的抉擇；至於抉擇本身也各有所據。另一方面，中共黨政面對不論官方與非官方教會也淪於死胡同，非官方教會是顯而易見的，而官方教會也有底線無法更讓下去。末了，中共與梵蒂岡之間的僵局，我們不知道何時與如何打開。在此親身經驗下，提出那篇論文，它的重要副題是「從基督學及聖三學尋求解決之道」。的確，我覺得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具有的教會中心主義很難超越僵局。為此緣故，為大陸教會提出基督學和聖三學走向，因為上述僵局雖然無力打開，至少可以臨時超越，向他們介紹當代基督學和聖三學導向與各界在更高層次的溝通與共融。當時我心目中特別認為一些進入大陸在修道院教書的客座教授，以及接觸當地主教與神父的橋樑教會人士可以嘗試。

我料想不到的是這篇《僵》文成了薛勵德和陳

日君二位神父的話題。今年一月在美國舉辦的一次討論中國教會的會議上，薛神父被邀發表了《以服務為依歸的教會觀》，有陳神父回應。我個人並不在場；事後一位與會者把二人的講稿帶給了我。我看了也沒有時間多想，只是覺得有被誤解之感。現在他們二人的論文與回應都已發表（見《鼎》七十五期）。據說演講之後討論還是繼續不忘我的文章；甚至引起與會者表示，如此背後討論，作者不得解釋，有欠公允。另一方面，《鼎》的英語讀者會覺得怪怪的，陳對薛的回應只有針對所謂「另類的教會學」，其餘的不少話題好像無的放矢。中文的「編者的話」多些交代，然而沒有指出陳文的產生場地上，我並沒有在場。所以我想在此表示一些意見。

對於薛文，我無話多說；只覺得他沒有注意為什麼我捨教會學不論，更是視基督學與聖三學為尋求解決之道。根據我的觀察，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由於所處的環境以及生存的困難，任何教會學的討論都會自然地導向教會內的實際問題，因而再次面對

僵局無從解脫。薛文介紹不同模型的教會學給大陸天主教，如果希望有助於解決僵局，我並不樂觀，雖然我很欣賞他在教會學上的造詣。其次《僵》文是為橋樑教會寫的，薛文已經直接為大陸教會了。

對於陳文，我願讀它的人，也讀《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那裡可以發現我對大陸宗教現況的說明，對大陸天主教的認知以及對苦難教會的尊重，甚至也支持修建聖堂，一切幾乎同於陳文。現在的問題是，橋樑教會怎樣支援大陸教會面對在中共宗教政策下以及在中梵關係中斷下的僵局呢？上面我已表示，橋樑教會並無辦法。為此所謂「教會體制僵局」具有固定領域，這在《僵》文結論中清楚指出。可能由於「僵」文第一部分寫得籠統，以致陳文想我泛指大陸天主教會中的一切。於是他提出種種為我非屬僵局本身的教會生活，如敬禮、法律、堅忍、服務、禮儀等等，表示非但不僵而且活躍。其實，為我即使教會陷於我所謂的僵局，生活未必即僵。的確，我是認為大陸天主教仍是不脫教會中

心主義，難於在僵局中改革開放。遺憾的是不論陳文或薛文都不想注意為什麼我提出基督學與聖三學的走向。《僵》文曾清楚標出這個題目。

為此，也只能限在這個題目下討論真理的層次問題。面對教會僵局我提更高層次的真理。至於陳文已經望文生義另作他論，我倒認為這類他論能夠誤導，我不知道他在指誰。無論如何，梵二大公會議以後，由於教會學空前熱門，難分難解，於是識者逐漸走向基督學。我個人認為大陸中國天主教會如果多多強調基督學和聖三學；具體一些，如果多多經驗宇宙性的基督和天主聖三奧跡，這一定是個導致改革開放教會中心主義的方向，雖然僵局能夠依舊存在。這在《僵》文已有發揮。這何損於橋樑教會對大陸教會的真愛、尊敬與欣賞呢？其實「降生」同時是「提昇」，雖然《僵》文不敢以此自居。

最後，讀過陳文關於《服務中國教會方法》的朋友，也請參攷一下《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的五個原則（《鼎》六十一期頁十四至十七）。